

# 粤BA 粤超 双赛燃广东

## 粤BA 季后赛今晚打响,各队身着具有城市特色的新球衣亮相

# 看点十足! 首轮胜者晋级八强

羊城晚报记者 郝浩宇

经历了百场激烈的常规赛,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BA)的东西区排名落定。深圳、东莞、中山、广州四队分别以东西区前两名的身份锁定季后赛八强席位。6月10日,粤BA季后赛正式打响。在首轮比赛中,排名东西区三至六名的球队捉对厮杀,决出剩余4个八强席位。

根据规则,季后赛将以主客场制展开两回合比赛。如两队在两回合赛事中战平,将在第二回合赛后直接进行“黄金九分”加赛,即在加赛中获得9分的球队取得这轮系列赛的最终胜利。值得一提的是,粤BA为所有参赛球队打造了全新战袍,各队将身着具有城市特色的新球衣亮相季后赛赛场。

### 汕头 VS 云浮 跨越山海,谁能越战越强?

云浮队和汕头队的对决可谓是一场跨越山海的较量,前者有“石城”之名,后者则因大海而闻名。常规赛中,汕头队以7胜3负位列东区第五,云浮队以5胜4负居西区第四。两队均有在广东草根篮球圈征战多年的名将:云浮队的傅浩明、李国庆、唐志铿来势汹汹,汕头队则有广东省联赛“指环王”陈航坐镇。两队实力相对接近,首回合对决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场遭遇战,谁能赢下本场就能占据心理上的绝对优势。

### 珠海 VS 潮州 “黑马”潮州客场遇强敌

潮州队是本赛季粤BA的一匹“黑马”,他们在东区取得8胜2负,高居第三位,仅次于深圳队和东莞队。潮州队阵中的“三枪”组合沈钊沛、陈汉威、陈

桂林场均得分均上双,“潮州球王”陈桂林还上演过压哨绝杀的好戏。不过潮州队不能因常规赛的高光而对季后赛放松警惕,他们本轮的对手珠海队同样不好对付。珠海队尽管仅以西区第六名的身份晋级,但球队综合实力不俗。首回合他们坐镇主场,必不想交出晋级主动权。

### 揭阳 VS 湛江 横跨700公里的对决

揭阳队和湛江队的这组对抗是季后赛首轮四场比拼中地理距离最远的一场。揭阳队的主场设在广东工业大学揭阳校区体育馆,距湛江队的主场湛江体育中心体育馆超过700公里。首回合,排名东区第六的揭阳队将主场作战,西区第三的湛江队则将上演远征。从实力上看,湛江队占据一定优势,他们在常规赛的表现可圈可点;而揭阳队常规赛战绩与清远、惠州两队相同,凭借胜负关系占优神奇晋级,他们希望在季后赛能继续展现自己的“幸运”属性。

### 佛山 VS 河源 佛山主场迎战联赛冠军

河源队在去年的广东省男篮联赛中打破了东莞队的垄断,夺得冠军。今年出战粤BA赛场,尽管赛季初期状态有所起伏,但他们及时找回状态,以东区第四的身份晋级季后赛。河源队内线拥有赵中兴这样的强力中锋,外线则有黄文威、曾煜成等名将,综合实力不俗。而佛山队同样是广东篮球界的一支劲旅,“佛山球王”吴远根老而弥坚,他们在主场的战斗力不容忽视。



5月27日,深圳险胜东莞,以东区第一的身份晋级季后赛八强 羊城晚报记者 王磊摄

## 记者观察

### 一件球衣何以安放一座城?

6月10日,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BA)季后赛的战鼓擂响。在激烈的季后赛来临之际,李宁为粤BA所有21支参赛球队打造了全新战袍。这是对“因城而来,为城而战”理念最诚挚的践行。在竞技体育的胜负之外,还有一种更恒久的价值被郑重托举:每一支参赛球队、每一位为城市而战的球员,都值得被铭记。

仔细观察这21件球衣,宛如翻阅一部广东文化的立体方志。潮州队球衣的袖口,广济桥的十八只梭船被抽象为装饰线条,仿佛韩江水在眼前荡漾;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莞草编织技艺,勾勒出东莞队战袍的描边;茂名队球衣胸前的荔枝图样鲜艳生动;河源队球衣上的恐龙图案,则是这座“恐龙之乡”远古

记忆与现代篮球的奇妙共振;深圳队球衣上的城市天际线,是摩登都市对“城”的另一种诠释。

每件球衣左下角的织唛让人印象深刻,它被设计成了广东地区常见的镡耳屋形状。在“镡耳屋”旁,代表每座城市的车牌号码也出现在球衣上,拉近了球队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让球衣成了一张流动的城市名片。

当镡耳屋的轮廓融入衣角,当城市的车牌号码印上战袍,球衣便不再只是一件球衣,它成为了球员、球迷与城市间的情感纽带。一件球衣之所以能安放一座城,是因为它让每一个人都找到了自己在这座城市中的位置。当体育与文化相拥,当竞技与乡情共振,这片赛场将迎来更盛大的演出。羊城晚报记者 郝浩宇

## 知名电影人黄百鸣因内幕交易被判入狱 “开心鬼”缘何站上被告席?

羊城晚报记者 邵梓恒

2026年6月9日,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对现年80岁的知名电影人黄百鸣作出判决:因内幕交易罪名成立,判处监禁5个月,另罚款逾9.9万港元,并须支付香港证监会调查费用约37.4万港元。

对中国观众而言,黄百鸣的名字与《开心鬼》系列、《家有喜事》《八星报喜》《花田喜事》等经典贺岁喜剧牢牢绑定。他一手打造的“开心鬼”形象——身穿清朝官服、戴着圆框墨镜、脸颊涂着两团腮红——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从影超过半个世纪、参与电影逾百部的他,如今却以这样一种方式,站上了西九龙裁判法院的被告席。

### 掌握内幕指导胞妹获利

黄百鸣兼具知名电影人与商业操盘手双重身份。1980年,他与麦嘉、石天合伙成立新艺城,两年后他参与策划的《最佳拍档》以2700万港元刷新香港票房纪录。1984年,他自编自演《开心鬼》,以200万港元成本赚来逾1700万港元票房,随后发展为系列电影。1991年,他自创东方电影公司,接连拍出《家有喜事》《花田喜事》等贺岁爆款,事业迎来高峰。2001年,东方娱乐在港交所主板上市,黄百鸣首度成为上市公司老板。

2009年,黄百鸣与儿子王栢桓创立天马电影有限公司,2012年天马娱乐在港交所上市。2017年秋天,黄百鸣掌舵的天马影视完成了一桩引人注目的大交易——他将持有的天马影视58.71%的股权,以4.86亿港元转让给富力地产创始人张力之子张量,成功套现离场。交易披露次日,传递娱乐(天马影视更名后)股价再涨12.5%。

问题出在交易达成之前。证监会调查发现,2017年8月25日至10月17日期间,黄百鸣掌握着公司即将被收购的内幕消息——而这消息尚未向公众披露。在此期间,天马影视股价上演“过山车”行情:10月17日单日飙

升47.06%,累计涨幅达51.93%。黄百鸣多次通过通信软件指示胞妹黄洁珍买入公司股票,相关短信内容提及“明天低过0.2,尽买”等具体指示。黄洁珍从中获利约103万港元。

### 减刑理由未获法庭接纳

2025年2月27日,香港证监会正式对黄百鸣启动刑事法律程序。庭审中,黄百鸣否认全部指控,辩称相关操作系胞妹个人投资决策。裁判官斥其相关解释“既荒唐,又牵强”,完全不能令人信服。经审理,法庭于2026年5月22日裁定其“指使或促使他人进行内幕交易”罪名成立,并于6月9日对其判处即时监禁5个月,另须支付约9.97万港元罚款及约37.4万港元调查费用。

裁判官高伟雄在判刑时指出,黄百鸣作为多家上市公司的主席,理应谨慎处理相关事宜,不应在交流中向人表示可在某价位购入其公司股票。对于辩方以“对香港电影业奉献一生、个人声誉受损及身心健康问题”为由请求减刑,裁判官明确表示,尽管黄百鸣贡献卓著且胞妹获利不大,但其举动对公众信心造成影响,损害了香港证券市场的公信力,故不接纳上述减刑理由。法庭同时批准黄百鸣申请保释候上诉。

## 犹记西小院

□朱寿桐

北京阜成门内,白塔寺旁,伴着一路开满合欢花的绿荫,还有路边西瓜摊贩的叫卖声,走入并不幽深的内巷,那里坐落着北京鲁迅博物馆。

绕过冷峻得令人不敢直视的鲁迅塑像,经过同样显得有些清冷的展览厅,出现在眼前的便是鲁迅故居,书房外隐约可见模糊的枣树的影子。从鲁迅研究室小楼绕过去有一个小小的腰门,通向被称为西小院的小庭院。西小院住着三五户人家,另外还有一两间小客房。

这小客房我太熟悉了,年轻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每次上北京都寄居于此,只要房间得空。这里僻处城边,远离尘嚣,几无车马喧。馆内馆外的鲁迅研究者一有空就来西小院海聊神侃,狭窄的院落经常被言谈说笑的声浪挤得水泄不通。这里方便,一出门便是阜成门地铁站,几步便是阜内大街,公交网线密布,去北京的任

何地方都可以抬脚便走。

想象着鲁迅书房里逸出的烟雾幻化成散淡暮霭,仿佛能听到瑟缩做梦的小花那抖抖索索微弱的叹息,迷思着鲁迅书桌前漏出的灯光连接起万家灯火,也确能等来奇怪而高的天空密密麻麻静溢的繁星。这样的想象,刹那间模糊了身在何处,迷思恍惚中忘却了今夕何夕。

第一次住进西小院是1985年,我作为研究生来京访学。那时候我已经在鲁博主编的《鲁迅研究资料》和《鲁迅研究动态》上发表过文章,又有恩师徐斯年和邹恬两位鲁迅研究专家的书面介绍,申请住进西小院便很顺利。最初几天是到雍和宫旁边的北图书,陈漱渝老师特地告诉我,鲁博离北图“很近”。去得最多的是社科院文学所,那里的书刊最适合我的选题——创造社研究,更主要的是,热心的王信老师每次都拿着我从卡片箱抄录的书单到柜台帮我借书。每次从鲁博去社科院都是坐2号

线地铁,在建国门与阜成门之间畅然往返,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意。

陈漱渝老师和潘德延馆长一直关心我的学业和研究,屡次表示欢迎我毕业以后来鲁博工作。陈老师还许诺说,他做鲁博研究室主任,最大的特点就是“无为而治”,大家自由自在。为郑重起见,在我毕业前夕,潘馆长还专程去南京,一边对我做“外调”,一边征得我的导师们的推荐。潘德延馆长在这里住了好几天,不仅见了我的导师们,还拜见了德高望重的赵瑞蕙先生。赵先生见潘馆长来了,一边泡茶递水,一边滔滔不绝津津有味地谈论他撰著《〈摩罗诗力说〉注释解说今译》时的研究心得,说到得意处总是“哼哼”轻笑,那“哼”的尾音微微上扬,显得十分洋气。谈完之后赵先生又递给潘馆长一份资料,请他带回去看看:“我是非常乐意推荐的。”赵先生说话总是带有轻柔的颤音。

由于自家的事情,我最终未能去

成鲁博,陈老师来信直呼遗憾,潘馆长来函则多有劝慰。我向他表示心下十分不安,让他大老远白跑一趟南京,他回说必不安,没有白跑,让我去找同学黄乔生谈谈:原来,赵先生给潘馆长的那份资料乃是其弟子黄乔生的简历,以及赵先生自己的推荐信。对于鲁博及潘馆长来说,失之寿桐,收之乔生,是合算的事情。

结果毫无悬念,黄乔生同学迈着轻快的脚步离开了南京,乘上北去的快车,到鲁博鲁研究室报到,随即成了西小院的住客。他很勤奋,也很热情,很快在鲁研界展拳脚,施腾挪,成为鲁迅研究界的一方翘楚。乔生安家西小院后,我来北京的频次明显增多,而几乎每次都住在西小院或造访西小院。在乔生的引见下,第一次认识高远东,第一次见到孙郁,都是在这西小院。那时的西小院已经变得更加拥挤和逼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西小院已经拆除了小客房。

## 阳台上的农夫

□王继怀

回乡下老家,看到母亲放在柜子上的苦瓜籽,便要了一些。

母亲笑着说:“这是苦瓜种,你在城里生活,又不种苦瓜,拿这干什么?”我对母亲说:“我喜欢吃老家的苦瓜,想在城里种苦瓜。”

母亲好奇地问:“你在城里没土地,怎么种?”

我原来住在郊区,在我家楼下有一块空地,我开辟出来做了菜园,在城里有了小菜地,但后来搬到市中心住,就没了那菜园。

母亲这一问,我差点被问住了,于是漫应她道:“在阳台上种,别人家阳台种花,我家阳台种菜。”

母亲说:“别种了,你想吃,到时给你寄点。”

我笑着对母亲说:“我试试吧。”说干就干,从老家回来后,在阳台上找了几口旧花瓶,从郊区弄了些泥土回来,真在阳台上种起苦瓜来。

我是农村长大的,小时候就经常帮父母干农活,帮父母种菜,知道怎样防虫害、打杈、压蔓,有针对性地施肥。

记忆中的老家,苦瓜是乡亲们的家常菜,家家户户都会种苦瓜。苦瓜吃起来有点苦,儿时的小伙伴们有不少是不喜欢吃苦瓜的。然而我却觉得苦瓜好吃,也喜欢吃,特别是青椒炒苦瓜,更是喜爱。

即便现在生活在大都市羊城,每想起老家的青椒炒苦瓜,还是恨不得立即吃上几口,儿时的味道仍在嘴里回甘。

在我现在住处附近有一家餐馆,有位朋友常去那儿吃饭,问其缘由,说就是因为能吃到家乡的青椒炒苦瓜。

我把从老家带来的苦瓜种子放进花瓶,没几天,苦瓜种子就迫不及待地破壳而出,在阳光照耀下,伴着微风,枝枝嫩叶茁壮成长。开花后不久,花朵变成了一条条细嫩的小苦瓜,青翠的苦瓜在阳台上的棚架下摇曳生姿。

浇水、捉虫、施肥……种苦瓜的过程,让我感觉自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农。我想,我原本不就是一个农民吗?

我家世代农民,祖上没出过秀才,更不用说举人,进士之类的大人物了,如果不去上大学,不去读研究生,说不定现在我就在地里干活,说不定还就一菜农。

自从阳台上种了一棵苦瓜,每天上班前我都会去阳台看看,帮忙浇浇水,捉捉虫,下班回来,也常去阳台上看看,即使去外地出差,也很挂念这株苦瓜。

没几个月,阳台上的苦瓜长大了。摘苦瓜也是有讲究的,摘得过早和过迟都不行,摘得过早,发育不充分,会影响口感;摘得过硬,变硬变老,食用的味道也会变差。摘苦瓜时,最好用剪刀剪断果柄,不要拉扯藤蔓,以免造成损伤,这些经验都是父母教给我的。

待苦瓜颜色变浅,表面光滑、果瘤饱满时,我摘了一条,然后用刀将其切成两半,刮尽中间软软的瓤,再切成细细的薄片,用盐揉搓后,做了青椒炒苦瓜这道菜。吃饭的时候,夹一口青椒炒苦瓜,想起儿时吃这道菜时常说的一句话:真是美味。

苦瓜生长周期长、产量高、营养丰富,阳台上的这株苦瓜藤竟结出几十个苦瓜,苦瓜吃不完,我就摘了一些送给邻居和朋友,自然也赢来不少称赞。苦瓜除了食用,其实也是一种中药,有清热解暑、祛湿利尿的功能,对糖尿病患者很有帮助。

父亲曾给我讲关于苦瓜的一段话:人生就如吃苦瓜,吃起来苦,但吃后会觉得甜。做人做事也是这样,吃得苦中苦,才能先苦后甜。父亲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因为有了在阳台上种苦瓜的经验,后来我又从郊区弄来一些泥土,在阳台上多加几个花瓶,种上了辣椒、茄子、丝瓜、西红柿……把阳台变成一个绿意盎然的小菜园,我也成了阳台上的农夫。

在阳台上种菜,除了能品尝到丰收的喜悦外,还有利于调节心情。我喜欢读书、思考、写作,就去阳台上放松放松,呼吸新鲜空气。在繁嚣的都市里,看着阳台上的这些“小宝贝”,顿生一种宁静的喜悦,一种说不出的悠闲感。

## 那一年

□周国强(日本)

那一年游走川、湘两地,青城给我的,是空山夜雨中的孤寂与乡愁;凤凰给我的,却是人间灯火里的暖意和牵挂。

那年热浪,蹒跚入蜀。成都解放路上的女孩们还在薄衣短裤地招展,山里的道姑已经裹着道袍扫落叶了。月池旁的道观里,仅花十块钱就租了个铺位,白天在山上闲逛,晚上静坐池旁,松涛云影,溪路千灯。半山几地有人吼了句川腔:“他乡白发,旧国见青山。”悲从中来。

躺在竹床上,空谷中有雨滴在瓦上的清响。

而在凤凰古城灰灰的青石板街上,推开一扇小小的咖啡店门进去,灯光昏暗,混合着沙哑的女声,歌

唱着爱情,几近嘟囔。老板沪籍,一身青布长衫,发型却是朋克式的。拣一靠窗桌坐下,点一壶清茶,店内冷清,于是和老板有一搭无一搭地聊了起来。

雄伟的苗疆长城,秀美的黄丝桥古城,喧闹的苗寨集市,织起了我的凤凰梦。不知何时杯中茶变成了酒,夜深了。

我投宿处的房东大姐怕我迷路,打着手电一家店一家店地找过来。我那淳朴的苗族大姐啊。

夜风清凉,吊脚楼中明灭的灯火,沅江水载着一河星,不知流过了多少年。

湘西,永远是一个扶醉而归的夜晚。



古树荔香(国画)

□张铁威